

# 数字媒介时代的爱欲困境

## ——基于韩炳哲思想的考察

郑喆文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4日

### 摘要

当代人类已进入数字媒介时代, 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人类的感知结构、社会交往与情感生活。本文以韩炳哲的理论为核心框架, 从感知贫瘠、交往同质化、爱欲困境三个递进层面, 考察数字媒介对当代人生存境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媒介以消除否定性、驱逐他者为其深层运作逻辑: 在感知层面, 它压缩了人体验世界的维度, 以“狂看”取代了具身性的丰富感知; 在交往层面, 算法构建的“回音室”与语言的扁平化共同抹去了与真实的他者相遇所必需的距离; 在爱欲层面, 他者异质性的消亡瓦解了爱欲赖以生发的存在论条件, 色欲的即时满足取代了爱欲, 自恋的向心结构则使力比多持续内倾, 最终导向抑郁的普遍蔓延。上述危机并非偶发的文化现象, 而是数字逻辑深层结构的必然产物。面对这一困境, 海德格尔“泰然任之”的技术态度具有一定意义, 有意识地在数字媒介之外保留与他者真实相遇的空间, 或许是当代人重寻完整性的可能路径。

### 关键词

数字媒介, 韩炳哲, 爱欲, 他者, 同质化

# The Crisis of Eros in the Age of Digital Media

## —An Inquiry through the Thought of Byung-Chul Han

Zhewen Zheng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y 3,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June 4, 2026

### Abstract

Contemporary humanity has entered an era of pervasive digital media, in which digital technology intervenes in human perceptual structur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life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Drawing on Byung-Chul Han's critique of digital media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on the human condition across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the impoverishment of perception, the homogenization of social ex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eros. The study argues that digital media operates through a deep logic of negating negativity and expelling the other. At the perceptual level, it compresses the dimensions through which humans experience the world, replacing the richness of embodied perception with "Komaglotzen". At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raction, algorithmically constructed "echo chambers" and the flattening of language together dissolve the distance and tension that genuine encounter requires. At the level of eros, the systemic disappearance of the other's alterity undermines the very ontological conditions from which love emerges: pornographic immediacy replaces the depth of erotic longing, while the narcissistic structure of digital selfhood turns the libido inward, culminating in the widespread cultural pathology of depression.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se crises are not incidental cultural phenomena but necessary outcomes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digital logic. In the face of this predicament, Heidegger's notion of "Gelassenheit" toward technology retains significant relevance, consciously preserving spaces for genuine encounters with others beyond digital media, may offer a possible path toward recovering human wholeness in the digital age.

## Keywords

Digital Media, Byung-Chul Han, Eros, The Other, Homogen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当今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时代。正如韩炳哲所言，数字技术“在我们的主观判断之外，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共同生活” ([1], p. 1)。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不仅重塑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和社会交往结构，更在深层改变着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模式。韩炳哲的思想中贯穿着一个核心：数字时代是一个消除否定性的时代，他者的异质性在透明、高效、同质化的数字逻辑中逐渐凋零。这一命题具有深远的文化与存在论意义，因为他者的消失，直接威胁到的是人类的情感经验——爱欲(Eros)。人们正在从现实生存的状态转向数字化生存的状态，自身的存在方式、所处的社会关系乃至个人的情感经验，都因数字媒介介入而发生着深刻变化。本文拟从数字媒介对身体感知与主体性的重构、对交往方式的同质化，以及对爱欲的侵蚀三个维度展开论述，以期揭示数字媒介时代人类情感生活的结构性危机。

## 2. 数字媒介对身体感知与主体性的重构

在佛教理论中，人的感知世界由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外境相互作用而生成色、香、声、味、触、法六尘，人正是凭借这种丰富而全面的具身感知，与世界形成真实的接触。然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这种多维度的感知结构受到了多种形式的压缩。嗅觉、味觉、触觉等具身性感知逐渐退场，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日益收窄为视觉与意识的二维平面。韩炳哲指出：“数字媒介剥夺了这种触感的和身体感知的交流。” ([1], p. 34)换言之，经由数字媒介传递的感知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生命体验，而是高度抽象和过滤之后的视觉信息流，它与身体的切实在场相去甚远。数字媒介不仅压缩了感知的维度，还通过算法

推荐机制持续制造和传播高度同质化的内容，由此进一步影响着人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方式。当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长期在相似的框架内循环，思维模式便会呈现出日益单一化的趋向。这恰恰与韩炳哲所强调的“思考”的本质背道而驰——在韩炳哲看来，真正的思考具有一种否定性，“思考可以通往全然他者，它会使同者中断” ([2], p. 6)，思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穿越熟悉、抵达陌生，能够打破既有认知的封闭性。而数字媒介所营造的同质化信息环境，恰恰是对这种否定性的消解：当人沉溺于算法精准投送的内容中而逐渐失去反思能力时，思维便逐渐失去抵达“全然他者”的冲动，感知世界也随之日趋扁平。

感知世界的贫瘠，最终使生命体验退化为无止境的“狂看”——一种“毫无节制的呆视”，即“无时间限制地消费视频和电影” ([2], p. 2)。短视频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和大脑的成瘾机制不断刺激用户，在多巴胺的持续刺激下，用户的注意力被悬置在一种永无休止的期待状态中：对下一个视频的渴望，胜过对当前内容的专注。然而，这种渴望所驱动的浏览，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感知积累——每一次刷屏结束，观看的内容往往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痕迹。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受碎片化内容的刺激，正在悄然重塑人的注意力阈值：人们逐渐失去了静下心来观看长视频或阅读长篇文章的耐心，转而寻求 AI 工具对内容进行提炼和压缩，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精简的信息。这一现象便是感知退化与思维惰性的具体体现。由此便产生一个悖论：数字媒介本是作为一种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工具进入人们生活的，但它最终却把人们原本完整时间的碎片化。时间在刷屏的循环中被切割为无数个互不相连的短暂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承载着即时的刺激却不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经验。人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结构中，不仅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失去了在连续时间中形成完整体验的可能。感知的维度在收缩，思维的深度在消减，而时间本身也正在被数字媒介改造为一种难以凝聚的耗散状态。这是数字媒介对人自身影响的第一个层面。

在消费逻辑层面，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 ([3], p. 104)，人们消费的并非商品本身，而是从商品及其所属的文化背景中所衍生出来的符号意义——品味、地位、身份认同，乃至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想象性占有。而在数字媒体时代，资本通过广告将商品与各类形象符号绑定，再借助数字媒介传播快、覆盖广的特性大范围传播，引导观看者相信：拥有这件商品便能获得同广告宣传一样的效果。人们进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获得差异性，是通过占有某种符号与他人进行区分，确立自身的独特身份。然而，这种以差异性为目标的消费逻辑，在运作过程中却悄然走向了它的反面。“比较的逻辑使异质转化为同质” ([2], p. 30)——当所有人都在同一套符号系统内竞争差异，差异便不再是真正的差异，而成为另一种同质，在这里，又产生了第二个悖论。数字消费社会对个体的处理方式具有同样的化约性：一个完整的人被按照其所拥有的喜好、属性、标签逐一拆解，以便于资本精准地投送内容、定向营销。这一逻辑与数字媒介时代将人数字化为各种数据字段的方式高度同构——无论是消费社会还是数据社会，完整而独立的个体都被分解为可管理、可利用的部分，人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结构性的削弱。

与此同时，数字媒介在解构主体的同时，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面的监控体系，即其偏好、浏览记录、人脸信息等隐私已不再私密，而其隐蔽之处在于，被监控者往往并未意识到自身处于监控之下，或者即便隐约察觉，也选择不去正视这一事实。主体转而以“狂看”的方式持续消耗注意力，将目光沉入同质化的信息洪流之中。这种回避并非偶然——面对他者“闯入”所带来的否定性体验，面对真实差异所激起的不适感，沉溺于算法精心编排的同质内容，反而提供了一种更为省力的心理路径。人在多巴胺成瘾机制与规避否定性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放弃了与真实他者相遇的可能，也放弃了在这种相遇中激活自身主体性的机会。韩炳哲所描述的“绩效社会”以情态动词“应该”不断鞭策个体，使人在自我剥削中消耗生命能量，无暇进行真正的思考与感受。人们被“应该”不断鞭策着，乃至自我奴役。人们除了努力完成大量的工作，还要去适应过度效率化的社会所产生的快速的生活节奏。

这一切共同指向同一个结果：人的主体性在数字逻辑中被逐步瓦解。量化与指标化的思维将一切感性意境转化为冷冰冰的数据，人的独特性消融于可被处理、可被分析的数字符号之中。当人只剩下可被采集的数据，而不再拥有无法被量化的内心深度时，他者与自我之间真实相遇的可能性便已大为收窄。而真实相遇的收窄，恰恰是交往同质化乃至爱欲困境的前提。

### 3. 数字媒介对交往方式的内质化改变

如果说数字媒介对身体感知的改造尚属于个体层面的影响，那么它对社会交往结构的塑造，则直接关乎他者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韩炳哲指出，“当今社会的特色是消除一切否定性。一切都被磨平了。为了相互逢迎，连交际也被磨平了。” ([2], p. 35)网络热梗与表情包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网络平台，以简单、扁平的符号取代了语言表达。网络术语之所以能够被如此迅速地接受并广泛传播，原因在于它依赖意会而非确切定义：交流双方只要同处于一个话题体系之内，便无需深究词语的来源与含义，便可完成表面上的沟通。这种沟通看似高效，实则以内质的幻觉掩盖了理解的缺位——人们的交流不再建立在对所讨论事物的共同认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特定符号的共同使用之上。严肃话题在热梗与表情包的裹挟中失去了内在的深刻性与严肃性。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个体语言表达系统的退化：当一个人习惯于用几个网络词汇代替情感表达与判断，语言就不再是思想的边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退化正在向更年轻的群体蔓延，沉迷于短视频的青少年，日常交流中夹杂着低俗甚至带有侮辱性的网络术语，而使用者往往并不清楚这些词语的来源与含义，只是因为其传播广、上口而随口套用。语言的贫瘠，可能会从个体的表达习惯延伸为一代人共同的认知局限。

交往方式的变化还带来了一种深层的关于何为“真实”的危机。数字媒介在以“连接”为名重塑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同时改变了这种连接的实质内容。“数字化的交际手段比书信更加缺乏身体感。笔迹还算是身体符号。所有数字化的文字长得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数字媒介磨平了他者的‘相对’。实际上它们夺走了我们思念远者、触摸邻人的能力。它们用无距离代替了切近和疏远。” ([4], p. 81)因此，数字媒介消除的不只是物理距离，更是人际关系中那种因距离而生的情感体验——思念之所以珍贵，恰恰在于它以缺席为前提；切近之所以有意义，恰恰在于它与疏远构成对照。当数字媒介以“无距离”取代了这一切，情感的份量也随之减轻。这种真实性的丧失，在视频通话这一当代人最习以为常的交往形式中体现得尤为清晰。通过视频电话，人们似乎实现了跨越空间的陪伴，仿佛能够时刻相守在此彼此身边。然而，韩炳哲指出：“数字媒介是没有目光的媒体。” ([2], p. 72)面对屏幕的双方以为彼此正在对视，实则各自的目光落在的不过是摄像头——两道目光始终平行，从未真正交汇。目光的交汇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是一种无需言说的确认，它传递着专注、在场与真实的回应；而数字媒介所模拟的“对视”，从结构上便已将这种确认排除在外。人们在屏幕前获得的，是一种陪伴的幻觉，而非陪伴本身。这一幻觉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是一个已然相当普遍的场景：家庭或朋友聚会中，成员们各自低头凝视手中的屏幕，话语稀少。人们忙于在数字空间中维系与远方友人的联络，却对近在身边的亲朋视而不见。这并非简单的礼仪失当，而是数字媒介重新分配注意力、重新定义“在场”之后的必然结果：真正意义上的在场——以身体、目光和专注共同构成的临在——已被屏幕上的信息流悄然替代。“联系”越来越多，而真实的相遇却越来越少。

上述观点在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社会学层面的印证。特克尔通过大量深度访谈指出，数字技术并未使人们更善于建立真实关系，反而催生了一种“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的悖论：人们随时在线、随时相连，却愈发回避面对面相遇中的偶然性与脆弱性，转而在数字连接提供的“安全距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网络生活让我们能够互相隐藏，即使我们彼此相连。我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交谈。” ([5], p. 1)韩炳哲与特克尔的路径虽各有侧重——前者着眼于存在论层面的他者消亡，后

者关注其社会心理后果——但二者的共性在于：数字媒介所构建的连接，在结构上便已排斥了真实相遇所必需的不可预期性与他者的异质性。但同时需要注意，数字媒介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数字媒介并非对所有群体进行这种同质化的转变：对于社会中的边缘性群体、残障人士或在现实中难以寻得同道的少数群体而言，网络有时恰恰是他们建立社群、寻求认同的重要通道。批判数字媒介的结构倾向，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在特定情境下所开辟的真实连接可能；正视这一复杂性，才能使批判更具说服力与针对性。

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他者异质性的消亡。数字媒介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其算法逻辑持续筛选并推送与用户喜好相符的内容，不同的声音都被屏蔽于外。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他者，已经被数字介质同质化为“同者”的镜像。人们通过贴标签来确立身份与归属，通过树立异己来寻求存在意义，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则是同质化暴力最为显性的表现形式。韩炳哲指出，“同质化的暴力因其肯定性而不可见” ([2], p. 2)，它并不以冲突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种无处不在的舒适感蔓延，悄然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差异与张力。自拍文化是这一同质化逻辑的另一体现。韩炳哲认为，“自拍照是自身的空虚形态。” ([2], p. 37) 因他者否定性消失而产生的空虚，促使人们试图通过自拍获得认可，然而收到的仍是来自同者的千篇一律的赞美，由此获得的存在感转瞬即逝。真正能令主体充实的他者，因其否定性早已被排除在外，于是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循环：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可，越是只能触碰到同者的回声。

由此可见，数字媒介对交往的改变，不只停留在语言层面的扁平化，更延伸至人与人之间相遇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的隔绝之中，他者的异质性失去了显现的空间，交往逐渐退化为同质化的信息交换。而这种他者异质性的系统性消亡，将在下一个层面上引发更为根本的危机——对爱欲本身的侵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柏拉图意义上的爱欲遭遇了其存在的根本困境。

#### 4. 他者的消亡与爱欲的困境

在进入对数字媒介与爱欲关系的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爱欲本身的哲学内涵，因为只有理解爱欲究竟以什么为前提，才能真正看清数字媒介对它所构成的威胁。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拉底和女祭司狄奥蒂玛的对话阐明，爱若斯(Eros)的本质是“缺乏”——正因为缺乏美好与善的东西，才会向往并追求它们，它不是自我的扩张，而是主体面向自身所不具有之物而产生的运动。《会饮篇》的最后，阿尔基弼亚德没有按照前几位发言者的方式歌颂爱若斯本身，而是表达了对苏格拉底的渴望，他感叹到，“苏格拉底这个人完全没有别人和他相似，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这是十分惊人的事。” ([6], p. 81) 阿尔基弼亚德对苏格拉底的渴望，正是爱欲之“缺乏”结构的生动体现：苏格拉底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举世无双的美好品德，恰恰是阿尔基弼亚德自身所不具备的，正是这种他者所独有而自我无法在自身内部生产的特质，激活了真实的渴望与爱欲。爱欲的发生，因此依赖于一个根本条件：他者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是携带着主体所无法化约、无法同化的异质性而在场的存在。

韩炳哲正是在这一柏拉图式的“爱欲观”基础上指出，“爱欲的对象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 ([7], p. 12) 这意味着，爱欲所朝向的他者，必然超出主体的掌控与预期，必然携带着某种令自我感到陌生乃至无力的维度。正因如此，“关于爱情体验的一个建构性条件就是一个人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无力’” ([7], p. 26)。这种无能无力并非软弱，而是主体在真实的他者面前敞开自身边界的时刻——是自我暂时搁置对世界的掌控欲，允许他者以其全然的差异性进入自身经验的时刻。韩炳哲因此断言，“纯粹的爱从根本上体现了对‘他者’这一存在的经验。” ([8], p. 2) 爱欲，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朝向他者的运动，是突破自我边界、允许被陌生所触动的生命冲动；它既以他者的异质

性为燃料，也以主体对自身“缺乏”的承认为前提。

然而，数字媒介所构建的信息与情感环境，恰恰从两个方向瓦解了爱欲赖以生发的条件。其一，是算法逻辑对他者异质性的排斥。推荐算法以用户既有的兴趣与偏好为基准，持续筛选、推送与之高度吻合的内容，由此在无形中构建起一个封闭的“回音室”——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观点乃至陌生人，都已经过算法的预先过滤，与自身的认知框架保持着高度的同质性。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陌生的他者——那种携带着主体所无法预期、无法同化的异质性的存在——越来越难以出现在人们的经验视野之内。韩炳哲指出，“伴随着个体‘自恋’情结的加深” ([7], p. 11)，力比多被大量投注于自我的主体世界，人们愈发习惯于在自身欲望与偏好的镜像中寻求确认，而非在他者的差异中经历真实的触动。爱欲所依赖的“缺乏”感，需要一个真实的他者来激活——需要主体在某个无法被自身世界所容纳的存在面前，感受到自身的局限与渴望。然而，当算法将一切陌生性过滤殆尽，当人们的感知世界被同质化内容填满，这种“缺乏”便失去了触发的契机。灵魂深处发出的渴望之声，收到的只有来自同者的回响；来自真实他者的共鸣，被回音室的结构封闭阻隔于外。人由此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并非没有渴望，而是渴望无处安放，最终走向无法爱的抑郁状态。其二，是色欲对爱欲的取代。数字媒介不仅以“回音室”的方式阻止了他者的进入，还同时开辟了另一条路径——一个随时可以进入的欲望消费空间，以即时满足的幻觉填补爱欲无法实现的空缺。在这个由以感官刺激为导向的即时情色内容构成的数字空间中，情欲的神秘面纱被撕去，身体作为商品被直接展示，性从爱中被强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以按需获取的即时消费品。爱欲之所以具有深度，恰恰在于它以距离、神秘与不可完全占有为前提；而此类内容所呈现的，是对这种距离的彻底消除，是对神秘感的瓦解。“不具备‘异质性’的他者，不能为人所爱，只能供人消费。” ([7], p. 27)以视频平台上以感官展示为核心的内容生产者为例：平台依照观看者的欲望需求批量生产内容，这类创作者在这一逻辑中既是被平台工具化的对象，也是自我物化的主动参与者——将身体化约为可换取流量的感官符号。在观看者眼中，他们已不再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异质性的他者，而是被化约为满足欲望的消费品。这正是爱欲消亡、色欲泛滥的缩影：当他者的异质性被彻底符号化、商品化，当距离感与神秘性被数字媒介的透明逻辑消解，爱欲便失去了得以生长的土壤，剩下的只是不断寻求刺激、不断消费他者的欲望循环。

此外，数字媒介所催生的自恋结构，从内部瓦解了爱欲的运动机制，使抑郁成为爱欲困境的另一面向。韩炳哲指出，“爱欲与忧郁是相互对立存在的。爱欲将主体从‘自我’世界中拉扯出去，转移到‘他者’世界。” ([7], p. 13)爱欲本质上是一种离心运动——它要求主体暂时搁置对自我的执着，允许自身被他者所触动、所牵引、所改变。然而，数字媒介所构建的整个信息与情感环境，恰恰助长了与此相反的向心运动：算法将世界压缩为自我偏好的镜像，力比多在这一结构中流向主体的内在世界，而非朝向他者敞开。爱欲所需要的那种冲动——那种在他者面前承认自身“缺乏”、允许自我边界被打开的冲动，在自恋的向心运动中被悄然消解。爱欲的运动无从发生，抑郁便成为其必然的替代形态，也因此在此数媒时代演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病症。

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为上述批判提供了补充维度。易洛斯在《冷亲密》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与亲密领域的交融催生了“情感商品化”：人们日益以理性化、消费化的逻辑处理爱情关系，将潜在伴侣化约为可供比较与筛选的“商品”，“互联网将寻求伴侣这一过程构建成了一个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正式将寻求伴侣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经济交易行为：互联网将自我转换包装成了商品，并在受供求关系控制的开放市场上与他人展开竞争。” ([8], p. 77)数字交友平台正是这一逻辑的技术化体现——它将他者化约为一个可以向右滑动或向左拒绝的数据界面，将人际吸引规约为可量化的匹配指标。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易洛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韩炳哲形成互补：韩炳哲揭示的是他者异质性消亡的哲学机制，易洛斯则从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层面说明了这一消亡如何被资本逻辑具体实现。但同

时易洛斯强调,数字媒体时代的交往其实并没有因为表情包和网络热梗的使用降低人的沟通能力。相反,互联网的交流使人们变得更加内省,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专注于自身,以便更好地把握和交流关于自我的独特本质,并通过品位、观点、想象和情感兼容能力表现出来([8], p. 68)。同时,易洛斯更强调情感商品化的历史纵深,她认为爱欲的危机并非数字时代的专属产物,而有其更深的资本主义文化根源——数字媒介只是将既有逻辑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加速形态。

## 5. 结语

韩炳哲认为:数字媒介声称连接了整个世界,却制造了一个在情感上日益贫瘠的世界;它声称满足了人类的欲望,却以色欲的泛滥偷换了爱欲的深度。当他者在数字逻辑中全面退场,爱便无处安放。

本文沿着感知贫瘠、交往同质化、爱欲困境这一递进脉络,揭示了数字媒介对当代人情感生活的结构性影响。这三个层面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层层递进:数字媒介以消除否定性、驱逐他者为其运作机制,在感知层面压缩了人体验世界的维度,在交往层面抹去了真实相遇所必需的距离与张力,在爱欲层面则摧毁了爱赖以生发的根本条件——他者的异质性在场。因此,这并非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偶发的文化现象,而是数字媒介运行逻辑的必然产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走向技术虚无主义,将数字媒介视为必须彻底拒绝的异己力量,而是应该积极地去寻找一条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伦理路径。如上述分析所述,数字媒介在削弱与真实他者联系的同时,也使部分地理边缘群体、少数社群以及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认同的人得以重新建立与周遭的联系与归属;在造成注意力分散与情感疏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个体自我表达与内省反思的能力。海德格尔在《泰然任之》中提示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让技术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精神世界之外——将其作为工具使用,而不允许它的逻辑侵入人之为人的根本。这意味着,在享受数字媒介带来的便捷的同时,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其之外保留与他者真实相遇的空间。在具体实践层面,这一态度可以转化为若干可操作的路径。其一,是有节制的“数字斋戒”(Digital Detox)。定期划出不受屏幕打扰的时间段,为感知的复原与人际的切近创造基本条件。其二,是线下社群的刻意维系。在算法之外主动参与具有身体在场的共同体生活,如阅读小组、社区活动或自然环境中的共同经历,以真实他者的差异性抵抗回音室的封闭。其三,是培养深度阅读的习惯。长篇阅读要求读者在持续时间中与一个异质性的文本世界相遇,是对碎片化刺激的主动抵抗,也是重建思维深度与承担“缺乏”的基本训练。当然,这些个人层面的实践策略有其明显的局限:它们难以脱离阶层、时间与文化资本的不均等分配而独立生效,也无法从根本上触动数字平台的算法结构。个人的审慎,尚需与平台伦理设计、政策规制等宏观应对机制相互配合,方能在结构层面形成有效回应。“非技术的意义经验,它有助于使我们不会无意识地被技术吞噬。”([9], p. 150)爱欲的复苏,有赖于他者的重新在场;而他者的重新在场,则要求我们从数字媒介制造的透明与同质中主动撤回,重新习得在他者的差异面前敞开自身、承认自身的“缺乏”。唯有如此,数字时代的人才有可能在技术的全面包围中,重新找回作为人的完整性。

## 参考文献

- [1] 韩炳哲. 在群中: 数字媒介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 程巍,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3]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缙会胜. 韩炳哲“数字人”美学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22.
- [5]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 [6] 柏拉图. 会饮篇[M].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7] 韩炳哲. 爱欲之死[M]. 宋斌,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8] 伊娃·易洛斯. 冷亲密: 为什么爱越来越难[M]. 汪丽,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
- [9] 瓦尔. 技术哲学导论[M]. 杜谢克, 张卜天,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